



# 端午與防疫

——五月初五那天，母親一大早就上山去採摘好幾樣草藥，捆成一束，放在大鍋裡熬煮，湯成褐色，然後揀在浴盆裡，為家裡的小孩洗澡……

其大，是過節的名堂多，如包粽子、蒸馬糕、繫五絲絲、掛鍾馗像、製香袋、作赤靈符、插蒲艾、贈角黍、飲菖蒲酒及雄黃酒、洗艾草澡、大掃除、龍舟競渡、詩社吟咏……等等。

再者，節日的起源傳說也多，有說是源自三代時的夏至節，有說是紀念屈原投江，有說是紀念伍子胥，也有說是紀念孝女曹娥，不一而足。

這些掌故和活動，耳熟能詳，不禁想起兒時在故鄉福建莆田過端午的情景。

故鄉莆田有一首端午節童謠：「初一糕，初二粽，初三螺，初四艾，初五吃一天，初六嘴空空！」可以想像到莆田人過端午的情形；農曆五月初一要蒸馬糕，初二要全「」，外地人可能不大瞭解；原來沿途抹在孩子們身上。



吳東權、項登華夫婦（前排左三、左二）三代同堂，於自家所攝全家福。

【作者速寫】吳東權先生，民國三十九年考上政戰學校，四十四年奉調空軍電台，六十年退伍。著作等身，曾獲頒國軍文藝金像獎等獎項，現任中華民國專欄作家協會常務理事。

海一帶每年五月間盛產「白螺」，也有寫成「麥螺」，這種螺，個粒不大，肉嫩味美，煮熟後先敲碎其螺尾，然後用嘴唇對螺口吸出螺肉，慢慢嚼食，津津有味。還有傳說：「午日節初三晚白螺，保證你脖子不會粗。」如果脖子又粗又短，那有多醜！初三晚吸白螺，會增長脖子，那當然好！

追憶幼時在故鄉過午日節的情景，迄今已逾七十多年，留存腦海中深刻的兩項活動，就是觀看龍舟競渡與飲雄黃酒，前者常有報導，唯獨後者，使我印象深刻，彷彿昨日。

當年我才十來歲吧？五月初五那天，母親一大早就上山去採摘好幾樣草藥，捆成一束，放在大鍋裡熬煮，湯成褐色，然後揀在浴盆裡，為家裡的小孩洗澡；一個個洗乾淨後，再用一碗濃濃的雄黃酒塗抹在孩子頭頂、脖子上、肚臍眼、腳板心，全身塗得紅紅的，又在額頭用雄黃酒寫個「王」字，孩子們彼此相視，都不禁失笑。

原來前幾天母親就買了一包雄黃粉，在端午這天，把雄黃粉遍撒在房子每個潮濕陰暗的角落。另以外少許泡米酒，要家人在當天喝一口；至於沉澱在底下較濃的部分，就塗抹在孩子們身上。

因為雄黃酒味道難聞，實在不好受，我們原不肯喝，不過聽了母親說：「雄黃酒會驅毒避邪，飲了雄黃酒，病魔都遠走。」只得捏着鼻子沾一小口。

長大後，查閱雄黃的資料，才知道那東西也叫石黃、黃金石、雞冠石，辛而有毒，是含砷的硫化物，雌雄伴生，有鴛鴦礦石之稱，可以入藥治病，在《本草》中指出：「搜肝強脾，散百節大風，殺百蟲，辟鬼魅，治驚癇痰涎，頭痛眩暈，暴癩瘡癩，泄瀉積聚，又能化血為水，治癆瘵疔疥及蛇傷。」

雄黃既是含砷化硫的礦物，即俗稱之砒霜，內有劇毒；只是古人常識欠缺，僅知在春夏之交之際，防疫殺菌，乃借雄黃之毒性，展開衛生消毒，猶如今日之噴灑消毒劑，也是為了殺菌除毒。但如拿來飲用會毒死人，何以古人用來泡酒？名曰雄黃酒，令人不解。幸虧長輩知道那酒多飲會喪命，所以母親限定只沾一小口來消毒。

端午節雖有許多紀念意義，但天氣適逢盛夏，各種病毒蠢蠢欲動，鄉人也知道及時防疫消毒，確保居家衛生和兒童健康，故以雄黃驅毒。所以這一天，可多加個名稱，也就是民間的「防疫節」。

## 每逢端節倍思親

——作母親最感重要的事，是要為孩子製作香袋，掛在頸上胸前以避邪……

河南老家，每年夏季，黃河及淮河常泛濫成災，百姓務農貧困，大都不識字，有關端午節的故事所知不多，既不識屈原，也不知道吃粽子的習俗。

家鄉人到了端午節，作母親最感重要的事，是要為孩子製作香袋，掛在頸上胸前以避邪；同時調製雄黃酒，塗在幼童七竅和肚臍，以防蛇、蠍、蜈蚣、壁虎及蟻蝨等五種毒蟲侵害，以待秋冬季節一到，五蟲冬眠，才能安心。

早年從清明至端午，鄉人吃的「菜鱗」，以韭菜攪拌雞蛋，用兩張薄餅捲成如鱗形長捲，盤旋置於蒸籠，或以土話說「一鑿子」大炕加以烹熟；韭菜是自家種的，蛋自然是餵雞所生的。遇上豐年，有極少數人家，能以麻油炸油條吃。

不過，今日老家受到傳統端午吃粽習俗影響，數年前返鄉探親，見到鄉人已和江南人一樣，也在端節包粽子吃了！

我們來臺逾一甲子，過端午都隨俗吃粽子，看看龍舟競賽的報導；幾年前，內子邱月娥參加附近大南國小夜間部成人建教班，導師蔡同宇女士在端午節前，特別教導學員製作香袋，不禁讓我聯想起幼時過端節佩香袋的情景，再次升起「倍思親」的心緒。



呂元川妻子邱月娥（左一）和大南國小建教班的同學，開心展示自製的端午香袋。

## 端陽憶舊

——兄弟姊妹陸續成家後，端午節成了大夥團聚的三大節日之一……

【作者速寫】開振民先生，陸軍財經學校畢業，服役陸軍近三十年，至九十二年退伍後，從事志工服務迄今。

小時候家境清寒，兄弟姊妹六人最喜歡過年節，因為能吃好穿好，享受那股濃濃的年節氣氛。

每逢端午，知道媽媽要包粽子，都興奮地幫忙刷洗粽葉，看她裝糯米、包餡料，然後用細麻繩捆綁。蒸好後，她又提著一串串粽子，與博愛新村的左鄰右舍伯伯、媽媽們，交換特有家鄉風味的粽子，我們吃得嘴角流涎、肚子滾圓；而結合各式粽香的濃情，縈繞心頭，永難忘懷。

父親開學信先生，早年考進測量學校，隨軍來臺，服務於聯勤測量學校，和母親周玉女士攜手撐持這一家。他得空喜歡和兒女聊天講故事，傳承人生閱歷和文化典故。

有一年端午節，父親帶著一家人到山上農舍，除了講講屈原和龍舟等流傳的故事，又說起咱們雲南故鄉過端午舊俗，流行吃花生及桃李，表示長壽與子孫眾多之意，另喜佩戴葫蘆以避邪驅疫。此外，又提到其他各地除五毒的習俗，例如河北吃有五毒花紋的五毒餅；山東給小孩纏七色線，在鞋面畫五毒蟲；山西男女戴艾葉以去疾；陝西以菖蒲、艾草、紙牛，貼門上，為鎮病；南京以清水加雄黃來洗眼睛，稱破火眼；江西用百草水洗浴；湖北食粽、飲菖蒲酒；廣東燒符水洗手眼，灑於門外，稱為送災難；民眾將端節加上了夏令衛生概念。

進入軍校，餐桌總有應景粽子，因少了幼時那種熱鬧氣氛和期待心情，吃粽子成了思鄉和戀舊情懷。

和妻子交往後的第一次端午節，二人到碧潭觀看賽龍舟，一艘艘鮮艷的龍舟，在鑼鼓、吶喊聲中，奮力向前，熱鬧滾滾；我這臺中來的人，也跟著吶喊加油，親身體會活力端午的臨場氣氛。

兄弟姊妹陸續成家後，端午節也成了大夥團聚的三大節日之一；第三代出生，堂表兄弟姊妹相互玩樂、親近，爸爸合胎弄孫之餘，我們也趁機交換工作經驗，相互鼓勵；兒女教育心得，自然也是她埋問的話題。

父親年高九十，自己也升格當外公，在炎夏抱著未滿月的外孫女，迎接端午節。回顧近一甲子，我們一家八口，分枝散葉，到了年節相聚，有如端節的粽子，用戀家的絲繩，把大夥串在一起；吃粽子不再只為口腹，而是重敘兒時那溫暖的粽香舊情。

## 建國三村過端節

——八、九歲那年的端午節，我不知受了什麼委屈，氣得全身發抖；媽媽以為我餓過頭，哄我趕快吃粽子填肚子，在媽媽的呵護下，吃飽了，居然不氣不抖了！

日前逛賣場看見各式粽子，思緒瞬間回到四十多年前，在虎尾建國三村伴我成長的眷村媽媽們，真是集十八般技藝於一身，無論煮食、理家、女紅，或是粗活、細活都難不倒，原因自然是為了個「窮」字；在那年代，單靠父親微薄軍餉僅能糊口，想過好日子，凡事就得自己動手。

端午節在五十年代可是個大節日，為了迎佳節，各家戶的媽媽們，忙著採買糯米、豬肉、花生、紅蔥頭等食材；我們這些小蘿蔔頭也沒閒著，悄悄到附近竹林園中，採集寬大竹葉好包粽，撿拾枯枝碎木當柴火；而端午當天，在家門所插的艾草及蒲葉，也是去田邊、水溝邊收集的。

回來便幫著洗粽葉，打打雜，畢竟包粽子在我們幼童眼裡，簡直是高難度專業，幫這忙，弄不好只會是「搞破壞」。

媽媽陳順秀女士純熟地摺葉、包餡，綁成一顆顆、一串串粽子，一邊生火燒開水，前前後後得忙上好幾個鐘頭，才得以供一家人解饑。

我家還有一樣端節美食，就是茶葉蛋；家中養雞，吃蛋沒啥問題，而且端節正午的立夏活動最好用。至於雄黃酒，我家好像沒出現過。



民國七十年，陳琮明（左一）和父、母親及兄嫂合影於虎尾建國三村。

有件事印象很深，在八、九歲那年的端午節，我不知受了什麼委屈，氣得全身發抖；媽媽以為我餓過頭，哄我趕快吃粽子填肚子；在媽媽的呵護下，吃飽了，居然不氣不抖了！

建國三村住戶，各省分的人都有，粽子種類繁多，北方、南方及鹹粽，相互交流，激盪出濃厚人情味。

早期眷村生活清苦，家計負擔重，家家戶戶幾乎都養雞鴨為副業，童伴們幫忙餵雞、撿蛋、清雞糞，村中總瀰漫雞糞味。每逢年節，眷村媽媽們忙著準備應景食材，如包粽子、灌香腸、醃臘肉、搓湯圓等，好不熱鬧，那特有風味，令人垂涎欲滴。

建國三村住戶只有二十五家，然佔地廣，且設有紀念空軍烈士葉拯民的原空軍子弟小學「拯民國小」，村子自成一格。父親陳志標先生，自三十八年帶著母親和大哥、大姐隨軍來臺，服役嘉義水上機場，配住此村，又相繼生到排行老六的我。和村中各戶相似，第二代出生的孩童多，相處融洽如同手足，時時充滿歡鬧聲。孩子群中有孩子王，常於夜晚或假日，帶頭騎單車至虎尾街上吃臭豆腐、蜜豆冰；拯民國小更成為孩子們，假日及晚飯後的遊樂場。

虎尾空軍眷村原有一、二、三、四村，為日式房舍，民國三十五年間轉為眷舍；七十八年間，三、四村居民遷入在廉使里新建的「建國新城」，建國四村原址拆除，改建為雲林第二監獄；但建國三村中因設有「拯民國小」，僅拆除部分房舍。九十三年間，三、四村眷戶再遷移至北港新建的十餘層「建國國宅」。

七十九年和妻莊麗霞結婚後，長女、長子接連出生，建國新城舊家不敷使用，乃於八十三年底另覓新居。近二十年來，每於夢中回到熟悉的眷村，和諸位長輩們重敘童年情景，夢醒時仍久久不能自己。有時到老舊眷舍遺址，回憶往日歡笑，祈望建國三村長輩及同伴們都健康、幸福。



民國七十三年端午節，開振民、張信麗（左二、左一）夫婦攜子返家，和父母（後排左五、左四）及兄弟姊妹聚餐。

小時候家境清寒，兄弟姊妹六人最喜歡過年節，因為能吃好穿好，享受那股濃濃的年節氣氛。

每逢端午，知道媽媽要包粽子，都興奮地幫忙刷洗粽葉，看她裝糯米、包餡料，然後用細麻繩捆綁。蒸好後，她又提著一串串粽子，與博愛新村的左鄰右舍伯伯、媽媽們，交換特有家鄉風味的粽子，我們吃得嘴角流涎、肚子滾圓；而結合各式粽香的濃情，縈繞心頭，永難忘懷。

父親開學信先生，早年考進測量學校，隨軍來臺，服務於聯勤測量學校，和母親周玉女士攜手撐持這一家。他得空喜歡和兒女聊天講故事，傳承人生閱歷和文化典故。

有一年端午節，父親帶著一家人到山上農舍，除了講講屈原和龍舟等流傳的故事，又說起咱們雲南故鄉過端午舊俗，流行吃花生及桃李，表示長壽與子孫眾多之意，另喜佩戴葫蘆以避邪驅疫。此外，又提到其他各地除五毒的習俗，例如河北吃有五毒花紋的五毒餅；山東給小孩纏七色線，在鞋面畫五毒蟲；山西男女戴艾葉以去疾；陝西以菖蒲、艾草、紙牛，貼門上，為鎮病；南京以清水加雄黃來洗眼睛，稱破火眼；江西用百草水洗浴；湖北食粽、飲菖蒲酒；廣東燒符水洗手眼，灑於門外，稱為送災難；民眾將端節加上了夏令衛生概念。

進入軍校，餐桌總有應景粽子，因少了幼時那種熱鬧氣氛和期待心情，吃粽子成了思鄉和戀舊情懷。

和妻子交往後的第一次端午節，二人到碧潭觀看賽龍舟，一艘艘鮮艷的龍舟，在鑼鼓、吶喊聲中，奮力向前，熱鬧滾滾；我這臺中來的人，也跟著吶喊加油，親身體會活力端午的臨場氣氛。

兄弟姊妹陸續成家後，端午節也成了大夥團聚的三大節日之一；第三代出生，堂表兄弟姊妹相互玩樂、親近，爸爸合胎弄孫之餘，我們也趁機交換工作經驗，相互鼓勵；兒女教育心得，自然也是她埋問的話題。

父親年高九十，自己也升格當外公，在炎夏抱著未滿月的外孫女，迎接端午節。回顧近一甲子，我們一家八口，分枝散葉，到了年節相聚，有如端節的粽子，用戀家的絲繩，把大夥串在一起；吃粽子不再只為口腹，而是重敘兒時那溫暖的粽香舊情。